

皇朝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八目錄

禮政十五 正俗七

風俗策

風俗條約

孝賢祠議

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禮

鄉賢議

通譜說

忠友

孫虹橋六十生辰詩序

名稱

字說

直姓取名

莊狀之濫

與劉按察使論速額之法書

禮祠

陸隴其

陳宏謀

李長年

宋 肇

王 訓

王懋竑

王友亮

王 昶

唐 甄

周 篆

顧炎武

顧炎武

林校春

陸 燿

禮記

巫咸河伯

毀五嶽廟謚

像設

毀淫祠疏

與熊中丞論志書書

與邵二雲論史事書

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書宋名臣言行錄

再書宋名臣言行錄

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書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方音

書鄉飲酒禮

履說

顧炎武

顧炎武

武億

顧炎武

湯斌

錢維城

法式善

楊椿

楊椿

魏源

魏源

彭紹升

顧炎武

顧炎武

朱軾

周拱辰

正俗

訂音律

禁邪說示

禁刊邪書疏

錢大昕

了齋

劉橙

皇朝經世文編卷六十八

禮政十五 正俗上

善化賀長齡題庚子

風俗策

陸隴其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清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廉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佚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不甯。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爲迂闊而不暇爲。問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清。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漓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爲之所。愚以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亂。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衣服飲食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

則無所不可。富者炫燿。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於奢儉澆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敕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清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羣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原於上。公卿大臣。樹愷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會曰簿書期會。錢穀民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陋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風俗條約

陳宏謀

江蘇繁盛。甲於東南。人文之風雅。物產之精良。海內豈稱惟是相尙粉華。徒事巧飾。止顧目前。罔思日後。凡婚喪逾制。男女無別。僧道惑人。地棍滋事。不但耗費財物。易致貧乏。抑且干犯禮法。有玷家風。歷任院司。屢經禁

處積習已深。執迷不悟。本部院再茲茲邦。懲惡安良。法在必行。訓俗維風。責難他諉。就其甚者。臚列告戒於後。一嫁娶惟應及時。奢侈徒耗物力。自行聘以及奩贈。綵帛金珠。兩家羅列。內外器物。既期貴重。又求精工。迎娶之綵亭燈轎。會親之酒筵賓牒。富貴爭勝。貧民效尤。揭債變產。止圖一時美觀。不顧八口家計。有女家多索。男家延捱。不但子女怨曠。更至釀成強搶爭娶之事。至戚反成仇讎。過門立見貧窘。嗣後富者聘幣不得過八端。奩箱不得過六隻。有餘之家。欲厚贈婿女。奩田妝資。更有實濟。一切擺設繁文。槩從節省。貧家聘奩。各隨其力。所重。婚娶成禮。何在炫燿美觀。富者爲子女惜福。貧家亦免債負。祇聞因嫁娶多費。而家道消乏者。鮮見因嫁娶美觀。而從此發達者。何其愚也。

一喪葬大事。重在附身附棺。尤在致哀盡禮。新喪經懺。綿延數旬。佛戲歌彈。故違禁令。舉殯之時。設宴演劇。全無哀禮。人獸紙器。擁塞道路。誇耀愚夫。適爲有識者竊笑。至於親死棺殮。入土爲安。乃溫飽者感於風水。久厝不葬。反以速葬爲恥。甚至數年幾代。均不肯葬。滿屋停棺。到處浮厝。或慘付火焚。忘親滅禮。莫此爲甚。久奉
上諭申飭嚴禁。嗣後喪葬不許有佛戲。出殯不許多用紙器。厝棺不許過三年。有子孫之親棺。毋許火化。地方官一聞佛戲。將樂器取入官。僧道責處。出殯演劇。立即聲究。省無益之費。爲殮葬之用。安葬如期。承祭以禮。甯戚毋易。甯儉無奢。孝子順孫。豈在繁文之美觀哉。

一宴會所以合歡。飲食止期適口。何乃爭誇貴重。草尚希奇。山珍海錯之中。又講配合烹調之法。排設多品。一席費至數金。小小宴集。卽耗中人終歲之資。逞欲片時。果腹有限。徒博豪侈之名。重造暴殄之孽。前撫軍徐公曾與同官紳士有五儉之約。爲民仁幸。本部院秉臬時。曾與其會。一時漸有遵從。近復誇多如故。嗣後正事張

筵不得過八菜。費不得過一金。親朋小集。仍以五簋爲度。約略及之。宜留不盡之福。物薄而情自厚。費省而禮可勤。亦何苦而不爲也。

一婦女禮處深閨。坐則垂簾。出必擁面。所以別嫌疑。杜窺伺也。何乃習於游蕩。少婦鬢妝。出頭露面。絕無顧忌。或兜輪遊山。或燈夕走月。甚至寺廟游觀。燒香做會。跪聽講經。僧房道院。談笑自如。又其甚者。三月下旬。以宿神廟爲結緣。六月六日。以翻經十次可轉男身。七月晦日。以點肉燈爲求福。或宿山廟。還願求子。或捨身於後殿寢宮。期望供役。僧道款待。愚少圍繞。本夫親屬。恬不爲怪。深爲風俗之玷。現在出示庵觀。有聽從少年婦女入寺廟者。地方官即將僧道枷示廟前。仍拘夫男懲處。

一春祈秋報。例所不禁。聚衆賽會。酬神結會。誤農耗財。久奉

上諭廣行勸戒。江南媚神信鬼。銅鐵甚深。每

稱神誕。燈綵演劇。陳設古玩。希有之物。列桌十數。張技巧百戲。清歌十番。輪流疊進。更有投身神廟。名爲執役。首戴枷鎖。名爲赦罪。擡神遊市。爐亭旗傘。備極鮮妍。擡開雜劇。極力裝扮。今日某神出遊。明日某廟勝會。男女奔赴。數十百里之內。人人若狂。一會之費。動以千計。一年之中。常至數會。地棍藉此飽囊。平民因此揭債。他如擁擠踐踏。爭路打降。剪絡搶竊。結仇構怨。命盜之案。每釀於此。不止耗錢財於無益之地已也。至於鄉民信鬼疾病。不求醫藥。專事巫祝。竟日徹夜。大排姓醮。舞蹈歌唱。以爲禳解。巫師神婆。聽其剖判。今日請一神。明日送一鬼。幸而病愈。又須破產酬謝。即或不愈。止云前求未善。不悔前非。身死之後。反致衣棺無出。不能安葬。愚妄至此。殊可哀也。

以上各條。現在一面臚列告戒。一面嚴飭地方官。隨處稽查。如再胡行。雖瞞耳目。違條犯法。動關身命。惟願我

士庶軍民人等父兄戒其子弟夫男戒其婦女老成者戒其後生賢智者戒其愚魯而紳士明理之家更宜身先作則嚴切防閑式化鄉里以敦禮教以阜財物以保身家以全顏面法令張而奸宄戢教化明而風俗厚本部院實有厚望焉

鄉賢祠議

李長年

鄉賢。今非古矣。是封君贈君。祠非鄉賢。祠矣。賢之爲名也。亞于聖。聖之爲名也。在上則天子之統稱。在下則孔子而後無人焉。夫惟聖者無人。則賢之名至矣。鄉賢雖非天下萬世之賢。其亦必一鄉之善士。乃足以當之。若曰其子貴。其父卽鄉賢也。其身貴。其子又貴。是尤宜鄉賢也。則是鄉貴祠。非鄉賢祠也。且夫朝廷之待下也。有私有公。凡其人而貴也。以其爵封贈其父母。若曰彼有子。吾將用之以治天下。若有父母。吾不推其子之爵以報可乎。是朝廷以孝治天下之心也。則朝廷之于貴也。亦既私之使榮于家矣。鄉賢者。則朝廷之公也。其人而賢。章布可也。其人而未必賢也。貴雖宰輔。何益有風示鼓勵之義焉。今貴者既被朝廷之私矣。又攘其公者而冒且泥焉。殆不可矣。聖人百世之師也。學宮至嚴之地也。歷代諸儒。卓卓可傳。而或屈于時議。不列于配享者尙多。若啓聖祠之四配。止顏路曾皙伯魚孟孫氏四賢。而十哲之父。卽不與今之博一第居一官者何人。而輒以私情假公地之。俎豆報其親乎。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不能改。人君且然。況于一鄉之貴。卽可列其父以賢。則是屠沽市販。皆可與焉。亦是怪矣。今之賢者。其子孫而又皆賢也。其心未始不欲進其祖父于祠也。乃從而瞻視焉。曰是某公。是某公。我祖父之賢。而與之並列乎。必廢然以返矣。嗟乎。以至美之名。至榮之典。至隆之地。令識者有輕之之心。不幾上負朝廷設祠之意乎。

與邵子昆學使論鄉賢名宦從祀書

宋 肇

茲有一事實關國家大典而學政所當問者敢以商之左右記曰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鄉先生蓋卽士大夫之賢而歸老而教於其鄉者尙書大傳曰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棲銀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是也既歿而不忘其德乃相與尸祝之於社後世鄉賢有祀昉諸此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漢元始間詔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信臣應詔又朱邑祀桐鄉王渙祀安陽亭則民自立祠後世名宦有祀昉諸此前明之制凡郡邑鄉賢名宦各附祀於學宮守令歲以春秋二仲率官屬行禮典葦重矣不意沿至末流冒濫日滋其弊天下皆然而江南尤甚江南之鄉賢祠則較名宦尤甚蓋名宦非稍稍遺愛在人土民莫肯阿好雖其子孫欲得之於祖父無可如何鄉賢則皆其子孫之陳乞與津要之請託始而薦紳之譁愿者得祀矣繼而薦紳之有遺行者亦或祀矣始而科甲之壘封得祀矣既而入貲得官者之壘封亦祀矣甚至市籍佔人其子列仕宦則亦巍然祀矣求之立德立功立言一無託足考之鄉評公評史評略無據依俎豆之席羅立駢填眞僞混淆是非失實至使正人君子臨歿以此舉誠其後人因而孝子慈孫不忍以虛名奉其祖父噫可慨也矣士君子有風教之任者始未嘗不力持久之而情面所在稍示圓融藩籬一破來者接踵譬之江河日東滔滔汨汨莫知所底夫以國家風厲之大典而淺夷至是不有大賢孰持其後哉執事固學所素信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廬陵有言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屈之守具辨是非之識毅然決擇而力砥其頽波非執事任而誰任耶按鄉賢名宦向有咨部之例各省今皆行之故冒濫頗少近准部咨江浙兩省節孝照直隸例學院會同巡撫具題夫節孝屬執事爲政矧茲事體較重豈可不屬執事爲政耶

此有通儒亮節。果應祀典。其人伏候執事核實。會咨內部。然後入祠。雖未澄其源。姑望其流。冒濫請乞。日漸衰止。其於風教。裨補非小。伏讀大疏。有不徇情面語。卽此亦不徇之一端也。或者軒車所至。慨然登滑。並舉從前之真偽。雜選者。縮懷而釐正之。是又華所欣然拭目者矣。

鄉賢議

王訓

祀鄉先生。所以選王制。旁協輿情。彰往勸來。甚盛典也。古道浸衰。祖父準其子孫之力。爲賢。感焉。至有德不踰中人。名不發里閭。而蒸嘗乎膠序之間。夫薰與蘭共晚。無改其臭。珪與玉並櫝。倍損其光。使沒而有知。必且望聖人之門。而足趨起。聞長者之風。而心忤怩矣。是寵之適以抑之。俎豆之適以桎梏之也。孝子用心。當如是乎。易稱有子考無咎。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謂顯揚本於立身也。彼張湯杜周。猶以子孫濟美。不終埒於酷吏。況越此哉。不徵諸人。而徵諸鬼。不憂子孫。不肖而憂祖父。不賢未矣。

通譜說

王懋玄

甲午歲。余在舍弟懿誦青縣署中。獲晤諸城獻可兄。獻可時以仙居。令行取未上。寓於青。朝夕往來。因叙昆弟之好。相與無間也。戊戌。余中禮部試。出諸城李公之門。往謁李師。而職方公在焉。職方公。李師之內弟也。而於獻可爲從叔父。語次及之。職方公亦曾過青縣署。與舍弟叙叔姪。聞之欣然。遂自上座。不復講主之禮。而名刺往還。一以叔姪之稱。自是數數相見於李師家。余爲舉歐陽公遺事。而未嘗不歎前人之清德也。其冬。余以假歸。南北絕遠。遂不復相聞。殷翁老父臺。以甲寅來宰吾邑。爲職方公之令嗣。余老病家居。不獲謁見。而兒子儀傳。乙卯與薦書。託公下士之列。余心知宗誼。而未嘗敢言。今年八月。舍弟懿誦始見公。乃復叙及於此。余惟

古人有避嫌之義。而君子嚴未然之防。公方臨蒞吾邑。以賞善罰惡爲職。釐剔奸弊。一新庶政。而余宗之。願衆且邑中王氏亦不一姓。恐有所依託。假借以撓公之治。且近來風俗澆薄。必有小子纖人指。是以爲言者。目前之事可鑒矣。故願仍從張水部胡振武州民百姓之例。張水部贈白蘇州詩云。登第早年同。食主巡詩今日。是州民胡振武建節過家。隔河中帥持刺白。百姓一以治下。爲稱侯公榮遷陞任以後。方敢再叙宗誼。朽蠹蟬腹。不能面陳其說。故書此以請正。惟垂鑒焉。至於兩世交好之誼。非尋常通譜之比。亦欲附載之。以示兩家子弟永永傳之。無窮也。

正友

王友亮

居則兄弟。出則朋友。人之大倫也。人有孤生而無兄弟者矣。未有特立而無朋友者。故師之外。益德輔仁。莫重于朋友。友也者。降於師而近于兄弟。然與兄弟究有辨。孔子言達道曰。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蓋一以天合。一以人合。親疏厚薄。勢難強而同也。古人敦雁行。曰。友于兄弟。篤嚶鳴。曰。情如兄弟。此比況之言。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亦權辭以解憂。非謂朋友卽兄弟也。今人論交。必以結拜爲親厚。吾不知其何謂也。謂重兄弟乎。則視朋友者。輕謂重兄弟。以重朋友乎。則視朋友者。重而兄弟又輕。揆之於義。均無所處也。且世有疾同氣如寇仇。愛他人如骨肉者。夫既視爲寇仇矣。又取所疾之名加之於所愛。不更惑歟。吾知哲士端人。必笑而弗受。其受焉者。則便辟柔佞之徒也。便辟柔佞之徒。烏可與言交際哉。詩云。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傳云。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夫朋曰良友。曰密。推之至矣。未嘗易以別稱也。若今所爲。則兄弟之誼。潛而朋友之道廢。刑例異姓結盟兄弟者。罪照謀叛未行律。除以人數多寡爲差。蓋爲市井小民而設。士大夫公然效之。何哉。本之經考之傳。之律。知五倫不可闕一也。作正友。

孫虹橋六十生辰詩序

王 綱

生辰爲壽自古無之。蓋古之所謂頌禱者。乃出于平日之詞。故天保報鹿鳴之燕也。而曰如南山之壽。行葦養老乞言也。而曰以祈黃耆壽考維祺。楚茨信南山力田以奉宗廟也。而曰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又曰曾孫壽考受天之祜。至于生辰爲壽。則古帝王且未之聞。而況士庶人歟。非以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日。更爲宴樂。孝子仁人實有所不忍歟。故唐文皇垂泣以對羣臣。而國初孫退谷張贊山諸公。遂欲廢此禮。非篤論歟。孫子虹橋以乾隆辛丑某月日爲六十生辰。作詩見志。眷父母感妻子。繹其詞如清商之奏。如哀絃之引。悽然詘然。使人不可卒讀。而卒以消宿疾而邀天祐。自慰自解。洵乎安貧樂道。與仁人孝子之思有合也。由是志推之。羅絲竹嘖咽。寶朋雜遝。以稱百年之觴。豈孫子所欲也哉。孫子詩既出。和者凡數十家。余之序之。竊欲與孫子應非禮之禮。以復于古云。

名稱

唐 甄

名者序長幼辨貴賤。別嫌疑。禮之大者也。今也士而不仕。或未仕於貴者。自稱曰晚。非禮也。晚之者。齒長於我也。非以得也。通謂於貴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稱。曰某而已。曰稱亦曰某。若均舉均仕。於先舉先貴者。則稱曰晚。今也有等於我。而長於我者。則不稱晚。非禮也。齒之尊。猶齒之尊也。通謂於長者。或二十年以長。或三十年以長。雖非貴。而於名之上。稱曰晚。口稱亦曰晚。今之稱貴者。於先生之上。雖少必加以老。焉非禮也。於師曰先生。於賢曰先生。於高年曰先生。可謂尊矣。奚假於老。古人於少之時。曰富於春秋。謂之爲老。將短於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於貴者。但稱先生。明謂奄人爲內臣。非禮也。在列謂之臣。奄人備灋掃。非臣也。奴也。

奴也而臣之。是抗奴於公卿。辱公卿矣。天子無外。奴也而內之。則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乎足赤子於四裔。無臣無民矣。是故爲奏爲文。勿曰內臣。但曰奄人。今之名地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地。若爲異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蘇州則曰蘇州。勿曰姑蘇。於吳江則曰吳江。勿曰松陵。今之名官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官。若爲異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某部尙書侍郎。則曰某部尙書侍郎。勿曰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字說

周篆

自古有道之士。率皆無名。如世所傳披裘公。澶陰丈人之類是已。其達而在上。功德及人。人欲從而稱之。則往往卽其所有事以名之。如堯時之爰新熊鰲是已。名雖傳於後世。要非其名也。而況於字乎。追德下衰。人不能無名。然而未有字也。試問西周以前。爲聖爲賢。爲卿爲相。其字云何。未有不茫然者。予故嘗爲之說曰。人之稱字也。其始於東周後乎。好名之心勝。故名之不足。而繼之以字。然而無名者。往往傳其事。有字者。或不著其名。豈非所以剛當時而垂後世者。顧其行事何如。而不在字之有無也。況字不足而復加之。以號如晚近之世乎。是故取號與字較而字貴。取字與名較而名貴。取有名與無名較而無名尤貴。嗚呼。無名尙矣。意者其無字乎。無字尙矣。意者其無號乎。居今之世。不答無字。猶唐虞以降之不能無名也。去號而稱字。其猶行古之道歟。作字說。

冠禮三加。而字之敬其名也。周道尙文。有字實始於西周。故聖門朋友皆以相字爲尊。未有以號稱者。號始於唐。而盛于宋。然必皆晚年。但盛望尊人。并其字不敢稱。而始以所居之地稱之。如史傳中往往云學者稱

爲某某先生之類是也。其偶有自號者如香山居士、醉翁、東坡居士、伊川老人之類，亦皆晚年偶取所居之地以自寓。未若明以來之無貴賤老幼無不有號者，是以簪屨呼及童稚，坡谷溢于輿臺，而寧威齒德之辨混然矣。

以姓取名

顧炎武

古人取名，連姓爲義者絕少。近代人命名，如陳王道、張四維、呂調陽、馬負圖之類，榜目一出，則此等姓名幾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嘗讀通鑑至五代，後漢有魏州伶人靖邊庭，胡身之註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爲諱也。靖邊庭亦見宋史田欽孫傳考之自唐以來，如黃幡綽、雲朝霞、唐書魏伶官傳鏡新磨、五代史羅衣輕官傳伶之輩，皆載之史書，益信其言之有據也。嗟乎！以士大夫而效伶人之命名，則自嘉靖以來然矣。

諱狀之濫日知錄

顧炎武

諱狀在文章家爲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爲史之本。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章故，不可以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爲人作諱。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謂是與？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亦不必能通有司掌故。若夫爲人作諱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蔡伯喈集中爲時貴碑誅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實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爲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昔揚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甫哀李邕詩。乃謂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爲利也。戒庵漫筆言唐子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甯餓死。豈足爲是。今之賣文爲活者。不可媿乎。若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愛之。數餽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論銘誌體例得失詳見喪禮下

與劉按察使論速葬之法書

林校春

養生喪死。王道所先。仁人孝子。不忍暴露其親。使骨肉復歸於土。所以死者獲體魄之安。生者盡送終之禮。其在閭閻。除凶穢之氣。以召祥和。順閉藏之理。以暢生機。此陰陽常理。爲政者轉移風俗之大端也。竊見執事禁邪神。嚴饗饗。師巫疇人。不得逞其故智。今歲民氣和樂。竟無天昏札瘥。可謂立事有制。張弛之明效也。今更有欲上陳者。南方之俗。鄙野樸陋。親死不葬。停柩於家。揆其本心。非必盡貪吉壤。特以棺衾苟完。吾責已塞。棺柩一物耳。置之舍中。何與人事。且生與周旋。一旦出之郊垌。非心所樂。歲月因循。竟有逾數十年。父子祖孫。纍然並列一堂者。苟非居停易主。從不能以廓清。其或因事他徙。棄置山坳田隴間。蔽以蒼蓬稻稈。雨淋日炙。白骨髒然。村豎無良。因而傾倒之。取其支骸餘板。以鋪墳路坎。屯柵雞豚。而是物已泯然無迹矣。其在閭閻中者。卒